

让居民休闲回归自然 让城市绿化更加美丽

小果菜园，德国人的一方乐土

文 / 聂立涛

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提交申请，承租一块城市小果菜园，种些瓜果蔬菜，既可休闲，又能疗养。全德大约有 100 万个城市小果菜园，总面积超过 4.6 万公顷，它们用斑斓的色彩美化着城市，柔化着城市刚硬的线条，让禁锢于钢筋混凝土中的人们得到大自然的抚慰。

小果菜园既满足了现代人回归自然的要求，又承担了城市绿化的任务，无疑是德国人的一方乐土。



■ 米勒太太的小果菜园一角

聂立涛 摄

“园子是我的最爱”

绚丽繁华的夏季已经过去，米勒太太的小果菜园也显露出萧瑟景象。10 月底的一个周末，她和丈夫从柏林市里来到他们位于市郊的果菜园，打扫落叶、修剪枝条、整理地块，为来年春天做准备。

“这个园子是我的最爱，从 1988 年租下来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我和丈夫的大部分周末都在这里度过。有花有草，有果有菜，还能听到小鸟的叫声，工作的烦扰在这里被忘得一干二净。”米勒太太说。

“园子里的花卉差不多都开过了，蔬菜还有一些。”在这个 700 平方米大小的园子里，她细数家珍，“这是香菜，今年春天种的。这是前些天种的菠菜，菜苗出得不齐，今年长势可能会差一些。那边是草莓，已经撒上了过冬的肥料。”

园子里有三座小木屋，中间最大的一座算是休息室，外间放着橱柜、灶台和冰箱，里间放了一张沙发床。“这里设备简单，没有浴室，所以我们通常不在这里过夜，今年夏天只住过三四次。”园子边上的两座小木屋分别是工具室和厕所，工具室里放着铁锹、耙子、剪刀、割草机和水管，厕所也很简单，只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手盆。

园子地下埋着两个巨大的塑料桶，一个塑料桶有管道和厕所的马桶相连，用来存储污水，另一个有管道和木屋房檐的沟槽相连，用来存储雨水。“园子没有下水道，污水需要我们自己处理。打电话给垃圾处理公司就可以，他们会帮我们抽干污水桶里的污水，一年清理一两次，每次支付 30 欧元。”雨水则用于浇灌花果蔬菜，既环保，又省钱。

米勒太太的果菜园在柏林市北郊并不孤单，还有 100 多个大大小小的果菜园和它为邻，连成了一片美丽壮观的果菜园区，共同组成了“诺特恩德小果菜园园友协会”。米勒太太就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每年要向协会交纳大约 300 欧元租金，水电费还要额外支付。

诺特恩德小果菜园园友协会里，一片片用篱笆、铁丝网或灌木筒单分隔开来的小果菜园，从数十平方米到上百平方米不等。由春到秋，果菜园里各种花儿争奇斗妍，香菜、西红柿、豆角、生菜、甘蓝等蔬菜应时而长，果树则以苹果和樱桃居多，也有李子、桃子、杏、核桃和榛子等。每家果菜园都有几间小屋，里面的设施都和米勒太太家的差不多，主人们经常来这里除草灭虫，浇水施肥。春夏季节，一些园子里轻烟袅袅，那是主人叫来朋友们参加烧烤聚会。有一些园子里还有秋千和临时游泳池，一到周末，儿童银铃般的笑声不时传出。

50 多岁的米勒太太是德国联邦内政部的公务员，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暑假或周末时会来她的园子看看。“我们一起品尝自家种的蔬菜，喝着啤酒，聊聊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那种感觉太好了，这个园子对我来说就是一方乐土。”

只能租赁不买卖

诺特恩德小果菜园园友协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整个柏林，类似的协会有 800 多个，会员超过 7 万人，也就是说，柏林有 7 万多座像米勒太太家那样的小果菜园。这些协会的上层组织机构是柏林州园友协会。在德国的 16 个州中，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园友协会，它们共同的上

层组织则是德国联邦园友协会。

年逾 70 的胡特曾当过 30 年柏林州园友协会主席，退休后仍担任协会荣誉主席。他介绍说，早在 1919 年，德国就颁布了《小果菜园和小型租赁地管理规则》，确定了城市小果菜园的性质和租赁原则。法令规定，城市小果菜园种植的蔬菜、水果和花卉不能用于商业目的，即不能出售营利。由于历史原因，城市小果菜园用地绝大部分属于各级政府或教会等社会公共团体，因此城市小果菜园不能出售，只能租赁。各级园友协会承担转租商的角色，同时负责小果菜园用地管理工作。

这些原则至今未变，而且根据时代发展进行了扩充。1919 年的管理规则只有 10 条，而 2001 年修订的最新版《联邦小果菜园法》已经细化到 20 多条。

胡特说，《联邦小果菜园法》兼顾了历史和现实。为了保持城市小果菜园最初的传统，该法规定，城市小果菜园中至少三分之一面积须用于种植蔬菜和水果。如果满足这一条件，租赁价格就很优惠，通常不超过本地区农业用地租金的 4 倍。以柏林州为例，目前城市小果菜园租金每平方米每年不到 0.35 欧元。如果园主为了省却劳动，打算只种草皮，那么租金就会提高很多，每平方米每年 1.5 至 3 欧元。只要租主不向所在园友协会提出退园申请，租期可以无限延长。如果租主去世，他的后代享有优先租用权。

为了让更多人租到城市小果菜园，《联邦小果菜园法》规定，新建小果菜园面积不能超过 400 平方米，园内建筑物面积不能超过 24 平方米。米勒太太家的园子约 700 平方米，将来她退租后，根据法律，诺特

恩德小果菜园园友协会将把它分割成几个小园子。

城市绿化一部分

时代在发展，城市小果菜园的功用也在发生变化。最初只是为了生产瓜果蔬菜补贴家用，后来又增添了休闲疗养的功能，如今，小果菜园既满足了现代人回归自然的要求，又承担着城市绿化的任务。《联邦小果菜园法》规定，城市小果菜园区的道路应该向所有居民开放，以供散步之用。

胡特说，从 1925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柏林的小果菜园总面积在 1935 年左右达到峰值，为 6240 公顷。上世纪 50 年代后，随着城市发展，小果菜园面积急剧下降，小果菜园主们曾多次游行示威，要求维护小果菜园的合法地位。1990 年两德统一后，柏林的小果菜园面积相对稳定，已经成为城市绿化的一部分。目前柏林的 7 万多个小果菜园面积加起来大约为 3500 公顷，占柏林总面积 5% 左右。

小果菜园的良好发展和各级园友协会的有效管理与支持密不可分。园友协会不定时对各家小果菜园进行丈量，查看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是否不少于三分之一；组织讲座，传授园艺知识和技能，介绍有关环保法律。此外，协会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市政府等土地所有者谈判，维持低廉的租金。

“小果菜园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带有很多历史印记。它是城市的绿洲，在今天重视环保的大背景下，它们的存在就显得更有意义。因此，它们不应该成为历史，我们要为小果菜园的继续发展而斗争。”说到“斗争”一词，胡特加重了语气。

相关链接

小果菜园的历史

追根溯源，德国城市小果菜园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是富人休闲园林，二是工人运动。

前者很好理解，当年有钱的人家置地建园，种花养草，修身养性。但是随着 19 世纪工业革命兴起，很多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起初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工会便出面同资本家和市政当局谈判，租赁一些土地供工人们种植蔬菜水果，这样既可以改善生活，又可以调节工作压力。

后来，莱比锡一位名叫施雷贝尔的医生兼教育家发现，工人家庭的孩子体质普遍较差，原因在于无法接触新鲜空气和阳光，而且缺乏游乐空间。于是施雷贝尔倾其一生倡导“儿童果菜园”运动，目的是要给孩子们创造绿色自然空间，不让他们的童年都被厂房和烟囱占据。他死后，为了纪念他，莱比锡在 1864 年建立了一个以为儿童争取果菜园天地为目的的园友协会。

儿童果菜园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城市小果菜园的发展。众多园友协会得到国家支持，获取了城市中废弃用地以及城乡结合部废置田地的管理权。他们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划分成块，然后租给工人和市民作为果菜园，每年收取低额租金和管理费。这样，最初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园林，便以简单实用的形式走进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因此，城市小果菜园在德国还有一个别称，叫“施雷贝尔果菜园”。

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小果菜园，早在 1926 年，各国小果菜园园友协会就成立了联合组织。至今参加这一组织的有比利时、丹麦、德国、芬兰、法国、英国、卢森堡、荷兰、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典、瑞士、斯洛伐克和捷克等 15 国。

小 启

荟萃《新民环球》周刊精华之作的新书《一沙一世界》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为满足读者需要，本报国际新闻部现以优惠价对外发售此书。购书者可直接至威海路 755 号 305 室购买（原价 8 折），或拨打电话 962288 订购（原价 9 折，市内免快递费）。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本刊主编 赵庆
李晖

（本刊除“论坛”及本报记者署名文章外，均由新华社供稿）



热点锁定：

10 月 28 日，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执政联盟候选人、现任总统基什内尔的夫人克里斯蒂娜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导读

A27
40 个美国孩子
40 天独立生活

A28
“八卦先生”涮名人
将自己涮成名人

A29
“黑寡妇”病死狱中
身后留下未解谜